

鸣和之应

《本草纲目》诞生记

王吴军

明朝李时珍的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对中国医学、养生学、营养学,甚至动物学、植物学都有客观的记录、精辟的分析与论述,四百多年了,这部书一版再版,长销不衰,影响深远。

说起《本草纲目》的出版,不得不提明朝文学家王世贞。李时珍和王世贞是同时代的人,但在李时珍还寂寂无名时,王世贞已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史料记载,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费了27年的时间。万历七年(1579年),李时珍带着《本草纲目》的手稿来到南京,想找一家出版社(当时称“书坊”)将这部书刻印出版。当时的南京是闻名全国的出版业中心之一,书坊很多,规模也很大,且当时南京的刻工技术、印刷工艺都堪称一流。

李时珍决定想一想别的方法。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到离南京不太远的太仓去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他想让王世贞为自己的《本草纲目》写一篇序。不过,李时珍和王世贞只有过一面之交,当年王世贞在湖北出任湖广按察使时,曾见过李时珍一次。李时珍不知道王世贞这个大名人士会愿意帮自己的忙。

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的秋天,62岁的李时珍乘一艘船来到了太仓。下船后,他直奔王世贞家而去。一面之交的两个人再度相逢,彼此都有无限感慨。王世贞热情接待了李时珍,认真倾听李时珍对于《本草纲目》的论述,甚为赏识。但他当时却没有答应为《本草纲目》写序,只让李时珍把《本草纲目》的书稿留下来,他要认真读完全书后,再决定是否写序。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书稿在王世贞那里一放就是整整10年。王世贞认真阅读之后,大赞此为人间难得的好书,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元宵节,为《本草纲目》写下了一篇洋溢着由衷赞誉的序言:“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录,臣民之国宝也。李君用心嘉惠何勤哉!”

有了王世贞的热情赞赏和大力推荐,默默无闻的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很快得到了书坊的青睞。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草纲目》终于成功出版,甫一问世,便大获成功,多种版本一版再版。人们购买及阅读此书的热情,至今没有减弱。

王世贞在为《本草纲目》写序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开始刻印的第三年溘然辞世,他在生前没有见到自己的《本草纲目》出版,是一大遗憾。但他因此遇见了王世贞,这是莫大的福报。

风物写意

卷春

田秀明

“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人对于美食的眷恋或者情结,总是刻骨铭心的,比如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还有中秋节的月饼,紫紫在舌尖上的不仅仅是美味,更多的是一份思念,一份乡愁。冬去春来,味蕾又一次涌动着,情愫不舍的一定是春天里的荠菜,巧手般把春天包进了饺子,把春天卷进了春卷。

一场春雨淋湿了春天的原野,一场春风吹绿了春天的沃土。田畴间,地头,一丛丛,一簇簇,漫山遍野,青碧碧的,绿油油的,长满了又嫩又肥的荠菜,一眼望过去,满目葱茏。映入眼帘的还有前来采荠菜的人们,三三两两,躬身弯腰,谈笑间,不时摆动着手里的铲刀,眼睛四下打量着,生怕错过了这春天里的第一缕美味。

妻子几天前就怂恿着要去采荠菜,儿子也很积极,早早准备好了篮子、铲刀,恨不得一下子就扑进春天的田野上。

采回来的荠菜,择去枯叶和老根,洗净沥干,可以清炒,也可以煲汤,挟一筷入口,清香浓郁,浓得仿佛春天的气息凝聚在了这一口荠菜里,化也化不开。在我们老家,荠菜大都是用来做馅,剁碎的荠菜与肉末、豆干末、蛋皮末入油锅同炒,盛盘后冷却,可以用来包春卷,也可以用来包饺子。

包春卷、包饺子是最快乐时光,一家人围坐在桌前,脸上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桌子上铺着春卷皮、饺子皮,儿子也来捣乱,硬是要包上几个,挖上一大勺馅料,卷着包着,仿佛要把这春天全部装进皮子里,皮子也调皮,一个个笑咧着嘴。

春卷在热油里滋润着,饺子在沸水里翻滚着,厨房里弥漫开浓浓的香味,这香味是春天带来的。儿子等不及出锅,左手拿着碗,右手举着筷子,从锅中夹一个在筷头上,刚要入口,又忍不进碗,嘴里“滋滋”着直喊烫。妻子被儿子的固执逗得直乐,又忙不迭地接过儿子手中的碗,连连地吹着气,凉透后送到儿子的嘴边,儿子一口咬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公园的旧大门还在,只是不知道还有哪些旧人依然进出这里。门墙新刷了涂料,钉上了六个不锈钢金字——海口人民公园,透出不肯淡去的时代感。公园里长着一片老树林,一年到头郁郁葱葱,无论从哪一个方向望过去,都无法望穿不是很大的园子,哪怕有望穿秋水的眼力。诚然,一叶可以障目,何况一片冬天也不秃顶的林子呢。因为相邻的老城街区没有绿色,这片树林就成了老街居民最近的风光,承担了他们对遥远山林的集体遐想。

原连通园子的平桥改成了拱桥,从路上拱起一个半圆,张力满满,似乎要驮起岁月的沉重,但岁月在这座滨海城市里一直很闲散,海风徐徐,花木葱茏,人脸宁静。东西两湖水从这个半圆下流过,跟着鱼儿、浮草、枯叶和落花,还有从骑楼老街街引出来卖麻糖豆腐脑者的叫卖声,昼夜如此。进出公园得先上桥,再下桥,急冲冲蹬桥,一仰脸,鼻尖前面是一段别人胖或瘦的腰,本能顿一下慢下来,步步拾阶,脚脚高低,仿佛人生经常出现的桥段,开高走低,快慢无时。到达桥上的制高点,有站在一座小山上的感觉,往两面湖望去,风吹湖水,波澜漾动,想象鱼群在水中游戏,隔着水体看桥上人一张张变形的脸滑稽而疲惫,内心悄然一笑。最惹眼的是湖涓的美人蕉,绿叶抱不住红花花丛,吞吐焰火,花期逾全年,春夏秋就算,连寒冬里也花意狂野,狂野如那些年那些人的激情。

曾经,这里是“闯海人”的聚散地,至今还有人在湖边立起一巨石资以纪念,“闯海人”三字爬在石上,漆红如血,故事无声。当年,这个地方竖着几块招工广告栏,上面每天重复贴出内容相似的广告,招得最多的是文员、秘书、业务经理,终日围着人,男男女女,南腔北调,衣着各异,脸上写着兴奋和焦虑,拿着小本子睁大眼记招工电话。广告栏开外,有人坐在草席上弹吉他唱歌,歌声迷惘,有人站在台阶上朗诵诗,诗句被风吹散,散去无影,白色的盒饭送到时,湖边的这些文艺活动才偃息旗鼓。

时间平移,那时我还是一介草胡少年,有一天从小县城逃学出来,坐票价两块五元的班车进这座城市,找到一条小巷里的什么坊,与一位信合同约定的本地人见面,他皮肤黑,瘦高个,穿着时尚,我和他互认后他大声笑了,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大声笑,我小声拘谨恭敬地向问好,生怕嫌我乡下少年不懂事,有点像悬疑片里没有演好的接头情节。他领着我来到这座公园,穿梭人群,看了一阵湖边的热闹,就进了附近的一间茶餐厅,那天他说了什么,我已经忘了,就如忘掉了他后来给我说过的恋爱史。

那天,他请我吃了饭,服务员热情地给我

岁月山河

长着老树林的公园

王卓森

他们与树上的某只松鼠无异,是这片老树林生态圈的活语者。也有人坐在某棵比他祖父还岁长的老树下,一待就是一中午,不知道这样的时光是他的所欲,还是有一件事情驱赶他来到这里。

有一段时间,我从工作室出来,就故意穿过公园要去的地方,喜欢这片有原始野生树的密林,老树林特有的气味让我很愉悦,这道气味好像很久之前就藏在树的心眼里,此刻才商量好逸出来,它穿过我的肺叶,我刚穿过它的缕缕缠绕,两相默契。走在树下,不同声部的鸟鸣从叶丛间落下来,落在我耳鼓上,我甚至可以分清那几声是画眉唱的。

划过眼前的,是代谢的树叶,泛黄,在风中飘转,一片一片,轻盈降临地上,覆盖还来不及腐败化泥的前落叶,无声的告别,发生在近旁大妈大爷忘我歌舞的喧嚣中。没有谁会注意一片树叶的消亡转生,它太微小,轻易就混于万物争荣的生态圈,类似沸腾生活中世间凡夫的低分贝辘轳。

回忆起来,第一次见识这座公园,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爷爷和叔叔带着我进城走一个亲戚,亲戚在一家医学院附属医院谋职,吃了他们家的热面条后,我们就寻到公园,公园是本市最盛大的风景,买票,进园看了树木花草、亭台幽径,看了各县来的游客,还看了稀奇的动物。动物园藏在最里面,温驯的梅花鹿和带獠牙的豪猪隔着一张铁丝网,丑陋的蟒蛇毗邻着绚丽的孔雀,不同的生灵同处一个世界,叫声百样,空气混腥,幼童紧紧攥着大人的手,表情警惕,生怕被猛兽破笼抓去。

离开时,我和爷爷、叔叔在公园门口拍照留影,照片不几日就寄到了村里,我的小玩伴看到照片后煞是羡慕,我穿着白衬衫站在烈日下的照片,自然是一份珍贵的证明,见证了我的第一次出门远行。城市,公园,少年的我,三者重叠在某一年某一天,启开了我看外面世界的门缝,这场情景没有随风吹散,像极了记忆袋子里的一件利器,尖角偶尔会刺穿袋子,撩我一阵。原来,这么多年,我还没走出这座园子。

二十一岁以后,我成了这座城市的市民,但依然宛若当初那个少年外来者,喜欢这座公园,尤其喜欢园里的那片老树林。我走进林里,妄想寻找今天的第一片落叶,如同寻找第一滴落入大海的雨水一样艰难。我在园里转了半天,作为一个过客,我与里面的鸟类、松鼠和昆虫们无法混成一体,我与它们之间,隔着一座老树林,老树林是它们的。它们不是要在这座老树林里度完一生,还是迁徙别处呢?还有别处吗?想到这里,我突然有点悲伤起来,但又觉得这样挺好,能在一座旧公园里无虑安生、在一片老树林中天姿自绽,比什么都好。

现在,公园湖区被改变最多的是绿植,绕湖的老椰子树还在,树干的节圈像绑腿,越绑越高,撑在空中的伞叶羽俨如绿云朵朵,多年再见,还是熟人的样子。周遭增加了不少草坪,种着热带花卉,疏木繁花,散落点缀。这一帧世风,本来寻常,却让我记了很久。

公园的旧围墙也早拆了,改成了开放式的挡墙,有很多豁口和台阶,从四面都可以直抵园内,除络绎人影之外,跳跃的松鼠和行军的蚂蚁队成了台阶上的日常景象。风穿过高大茂密的老树林,在园里徘徊一阵后就逃走,显得没有多少耐心。晴天的阳光从叶丛间漏下,跌落在树皮的裂纹上,重叠出的斑驳,与树荫一起压住了这片树林的秘密。林下,有一处向阴高坡,从土里露出一个方形石头建筑,苔藓痕迹漫然,砌墙垒顶,隐约约约,被封死,保持尚好,传说扑朔迷离,不知何物,冷眼看公园的日益喧闹,一看经年。

夏天,酷阳扑地,白光刺目,进园的人就径往林深处走,浓荫凉风中,栖着遛园的人、锻炼的人、静坐的人,从互相打招呼甚至递烟寒暄的情形,就知道他们是公园的常客,习惯了在这里呼吸氧离子,哪怕片刻发呆出神远方,都已成习惯,日久,便是斜风细雨不须归,

文艺随笔

文玩折扇

程应峰

扇,成为当时高雅生活的象征。清代折扇之用随处可见,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折扇热产地江南,风流名士与折扇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他们所营造出的江南如水的文化氛围,表现出柔情和氤氲的美境。通过以折扇为媒介,流传于皇宫、府第、闺室、民间、海外,而折扇也因这些美画佳句身价百倍。

一般说来,制作折扇的扇骨以竹质居多。竹类中以棕竹、湘妃竹、梅鹿竹为佳;木类中以鸡翅木、紫檀木、乌木为佳;其他还有象牙、菠萝漆、玳瑁、白玉和翡翠等材料。不管是何材料,有年份的扇骨,经过多年盛夏酷暑的手捏汗揩,其表面会产生一层浓郁的包浆,呈现扇骨的旧气。如果在扇骨上有名家的精雕细刻,再配上名家的书画佳作,这把扇的价值就不可小视了。扇面材料包括宣纸、冷金纸、撒金纸、绫、绢等。在扇面书画创作中,许多名家善用金笺纸来创作,金笺是一种书画用纸,以真黄金屑铺撒纸面而成,铺满的称“泥金”,撒成散点的称“冷金”,其中“泥金”纸最为名贵。

卷舒方便,就命宫中工匠加工改进。后来由宫中传出,很快就风行全国,普遍使用了。最初,明宫中也不曾用竹骨茧纸薄扇折扇而已。后来朝廷定制,每年多造重金折扇进献御前。这种折扇,一面命待诏学士书写端楷诗词文句,另一面由画苑画师绘上工致画图。一时之间,折扇成为文玩,成为时尚。

清代是折扇大发展的时期,已成为文人官员身份地位和趣味品位的象征。文人雅士互赠题诗词字折扇,表友谊情别意。手持折

扇,成为当时高雅生活的象征。清代折扇之用随处可见,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折扇热产地江南,风流名士与折扇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他们所营造出的江南如水的文化氛围,表现出柔情和氤氲的美境。通过以折扇为媒介,流传于皇宫、府第、闺室、民间、海外,而折扇也因这些美画佳句身价百倍。

一般说来,制作折扇的扇骨以竹质居多。竹类中以棕竹、湘妃竹、梅鹿竹为佳;木类中以鸡翅木、紫檀木、乌木为佳;其他还有象牙、菠萝漆、玳瑁、白玉和翡翠等材料。不管是何材料,有年份的扇骨,经过多年盛夏酷暑的手捏汗揩,其表面会产生一层浓郁的包浆,呈现扇骨的旧气。如果在扇骨上有名家的精雕细刻,再配上名家的书画佳作,这把扇的价值就不可小视了。扇面材料包括宣纸、冷金纸、撒金纸、绫、绢等。在扇面书画创作中,许多名家善用金笺纸来创作,金笺是一种书画用纸,以真黄金屑铺撒纸面而成,铺满的称“泥金”,撒成散点的称“冷金”,其中“泥金”纸最为名贵。

文玩折扇看重名家,因为名家书画扇更具收藏价值。在已逝的当代书画家中,陆俨少、黄宾虹、张大千、谢稚柳等大家的成扇,可以说是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也有画风精细完整的作品,成为藏家的心头好。一扇执于手中,宜于近观,花鸟常胜于简单花卉,较复杂山水加人物胜于疏略山水,设色多胜于水墨,金笺胜于纸本等。

诗路花语

故里七椰(外一首)

周济夫

一椰分菓七椰滋,款侧高低各逞姿。绕树应怜生意好,远山听得鹤鸣啼。

◎初四窥园口占

熙阳下澈布晶莹,闲数鱼儿逐影行。数日阴寒人未到,扶栏片刻觉身轻。

感恩岁月安好(外一首)

程小蓓

当飞蛾都懒得苏醒,我们却坐在屋檐下烧脑,寒意随空气流动,缠绕我们此刻,心的平静尤其重要。

立春后,还需等待春,恋爱的人因了沮丧,看不到如果你没有一颗自由的心,被人利用的爱就是囚牢。

屋里摆满鲜花,音箱里播放民谣,是催情剂,也是煎熬,看花开花落,听起合唱:当你老了叶芝的诗是否一副良药。

丝绸下我们需要接收温暖,红茶的浓香绕梁三朝,从远古过来,还是那个味道,不要责怪迟到的春天,感恩岁月安好。

◎立春

每年一度春,春有重量,是方圆,如山如石,如石沉大海,以为一春一春可以撑起来,越摆越高白云越近,白云是天堂,是飞毯。

如我,春是时间,飞流直下,是生命的脚步,大地的色彩,斑斓你所有的行踪,你就阳光明媚,你就行走从容,淡定的画布,可以重新启动另一幅图画。

新春快乐! 每年问候一次

春暖昌化江(外一首)

唐鸿南

阳光拍打着初春的暖风,春风中挥动的手势,仿佛山窝里,山栏玉液溢流的黎歌,此时此刻,阳光照旧蹲在水面上,静如止水,春风掠过的梦境,偶尔也会闪闪发光,跃起点点波澜,我才猛然想起,三江源头日夜流动的那些黎族民间传说,都是我血脉中,多年未见的亲兄弟。

◎木棉花开的春天

天越冷,木棉花越是开放,越要用全身赤裸裸的冷与冷对抗,迎接枯燥的落叶,冷出深厚的感情,一起开花结果,我也可以绽放春天的盛景,但我不会红过红的边界线,正如春天的肤色,刚好慢慢地暖下来,拥抱应有的热烈。



《乡村小景》(油画) 毛锡军作

文艺随笔

文玩折扇

程应峰

故博物院收藏有一把明皇帝朱瞻基持有的折扇,一面是柳阴赏华图,一面是松下读书图,可谓雅不胜收。让人欣赏之时,有腋下生凉、心境愉悦之感。这把折扇,就是典型的文玩折扇。

文玩折扇,大抵都有着细腻的画面,精致的扇骨,让人爱不释手。扇上画面,工艺精细,秀雅逼真,倾注了内在的精神意蕴,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物,或浪漫、或梦幻、或清逸、或秀润、或情志、或趣味……

文玩折扇,携带方便,又可作画和题诗,深受文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青睞。千百年来,在演进过程中,这司空见惯的折扇,除了使用外,因沾染上文学,渗透进书画,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之一。两宋时期,就已经有折扇书画,明代以后广为流行,清初更是达到鼎盛。无论官宦文士,还是商贾市俗,莫不以手持名人书画的折扇为雅事。

中国折扇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五世纪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建康,《南齐书》上说:“褚渊以腰扇障日。”此处所述“腰扇”,据《通鉴注》解释“即折扇”。晋诗“清商曲辞·吴声歌曲《夏歌二十首》的第五首有云:“叠扇放床上,企想远风来。轻袖拂华妆,窈窕登高台。”此时的叠扇也就是折扇,其制作尚且粗糙,难以普及。



投稿邮箱 hnrzpbz@163.com